

弘扬教育家精神：从理论阐释到实践涵养*

周 兴 国^{1,2}

(1. 安庆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2.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关键词：教育家精神；承载形式；发展环节；弘扬之道

摘 要：弘扬教育家精神，不仅需要理论内涵的阐述，更需要基于教育家精神的承载形式、教育家精神弘扬的诸环节，来确立教育家精神的弘扬之道。就其承载形式而言，教育家精神有实践、理论和叙事等三种形式。实践形态的教育家精神主体表现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之中，依附于具体的人和事；理论形态的教育家精神是对实践中的教育家精神之理论概括和抽象；叙事形态的教育家精神主要是以诗性的叙事为载体而显现出来。随着理论形态的教育家精神之出现，教育家精神也由其主观状态走向精神的客观化。教育家精神之弘扬，包括教育家精神的范畴化、教育家精神的理论化、教育家精神的具象化及教育家精神之具体承载的典型人物和事迹的直观化等环节。由此，教育家精神之弘扬，须多维并进、多措并举、多道并置，通过理论论证、日常叙事、实践体认等来实现教育家精神对于高尚师德之涵养。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 (2025) 05-0001-08

Cultivating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From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to Practical Engagement

ZHOU Xingguo^{1,2} (1.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Anhui 246133,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Keywords: spirit of educators; forms of embodim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approaches to promotion

Abstract: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requires not only an elaboration of its theoretical essence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pathways based on its forms of embodiment and the key stages of its dissemination. In terms of its forms of embodiment, the educator spirit manifests in three dimensions: practical, theoretical, and narrative. The practical form is primarily reflected in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attached to specific individuals and events. The theoretical form involves the abstraction and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educator spirit as observed in practice. The narrative form, meanwhile, emerges through poetic storytelling. As the theoretical form of the educator spirit takes shape, it transitions from a subjective state to an objective manifestation. The promotion of the educator spirit encompasses several stages: its categorization a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ts theorization, its concretization, and the visualization of exemplary figures and deeds that embody it. As such, advancing the educator spirit calls for a multidimensional strategy, integrating theoretical argumentation, everyday narratives, and embodied practice—to foster and internalize noble professional ethics among educators.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本要求。自教育家精神提出以来，围绕着教育家精神的理论内涵及其培养，理论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阐述，对于培养教师的教育家精神，有其实践指导意义，提示了教育家精神之涵养的实践路径。然而，理论内涵及其意义的阐释，使得教育

*基金项目：高等教育重大决策部署研究项目“新时代地方重点师范大学师范类专业课程评价标准研究”（2022jcbs020）；安徽省质量工程一般教研项目“地方师范大学师范生培养结构优化与层次提升研究”（2022jyxm527）

作者简介：周兴国，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

家精神趋向抽象化,从而也使得教育家精神因其理论化论述,引发普通教师对于抽象之精神如何理解与把握的问题,以及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可能性问题。概言之,抽象的教育家精神之理论内涵的阐述,有使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落入空谈之隐忧。因此,从大力弘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角度出发,不仅需要有关教育家精神的理论阐述,更需要将抽象的精神之内涵与具体的精神承载形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需要把握教育家精神的发展环节,以真正发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队伍建设的内在力量。因此,本文尝试在教育家精神理论内涵之阐述的前提下,就教育家精神的日常显现、精神涵养诸环节以及涵养之道等问题展开讨论,以期能够从另外一个视角来思考教育家精神的弘扬与践行问题。

一、教育家精神的承载形式

人们的日常生活是需要精神来支撑的。毛泽东早就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①精神是前行的内在动力。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内在精神,使得人们在面临各种艰难困苦的时候,在面临各种挑战的时候,才会毅然决然地一往无前,勇敢前行。习近平指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②精神是一种力量,是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意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当理性之确信其自身即是一切实在这一确定性已上升为真理性,亦即理性已意识到它的自身即是它的世界、它的世界即是它的自身时,理性就成了精神。”^③精神是内在的自我,一种支撑个体不断努力的主观性存在,这种主观性存在依附于实践的主体,在获得一种普遍性的回应后,它又能够脱离实践的主体而成为一种客观化的力量。它具体体现在个体的日常行动之中,体现在个体对于外部世界和事物的行动之中,也体现在话语的叙事和论述中,存在于概念化的表达中。

教育家精神亦是如此。教育家精神显现于教育家和优秀教师的日常教育教学实践,显现为对于育人的坚定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是支撑教师努力前行的内在力量。这个内在的力量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融入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之中。教育家精神是一种实践的精神。精神是实践之内在的力量,实践则是精神的原生地。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实践的本真显现。正是千百万教师潜心教书育人,形塑着教育家形象,并汇聚起教育家精神。正是在实践中并通过实践,教育家精神才显现其伟大的力量。教育家精神也是一种叙事化的精神,即在日常叙事中所表现出来的教育家精神,如日常生活中口耳相传且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教育事迹、典型人物等。这是一种教育家精神的叙事显现。这一显现形态的教育家精神既不是体现在教育实践的日常生活层面,也不是体现在理论话语的概念层面,而是体现在各种能够激发人们的教育情感的日常叙事层面,如诗歌、散文、小说、电影、戏剧以及其他艺术形式。这种形态的教育家精神并不是以理性的方式来使人们掌握教育家精神,从而通过诉诸理性而实现精神对个体行动的支撑与引领;也不是通过个体被身边具体的人和事所感动而实现精神的引领。相反,它是通过形象化的叙事,以情来打动人,从而通过一种情感的洗礼,来唤起教师个体精神世界的转变。此外,教育家精神还是一种客观化的精神。实践中的教育家精神,以及对实践精神的日常教育叙事,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促使人们从理论上对这种实践精神加以概括和抽象,并使这种实践的精神化约为抽象的、客观化的精神。理论上阐述的教育家精神,只是对这个体现在具体行动之中的内在力量之归纳、概括,是借助特定的话语和概念而完成的抽象表达。随着教育家精神理论表达的完成,教育家的精神也就实现了它的抽象化和客观化。当教育家精神以概念、命题等形式来表达的时候,教育家精神也就从日常行动走向了精神的客观化存在样态。概言之,教育家精神有实践显现、叙事显现和理论显现等三种存

①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页。

③ [德]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页。

在形态。

教育家精神的三种显现形态，即实践的显现形态、叙事的显现形态和理论的显现形态，乃是教育家精神的三种不同的承载形式。尽管承载形式不同，但教育家精神的内核却是共同的，其内涵要义也是完全一致的。只是不同的承载形式，在所要表达的内容上各有侧重。其中，教育家和优秀教师身上展现出来的教育家精神，是在日常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意识和思维状态，属于教育家精神的直观表达；人们通过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而表现出来的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家精神的诗性表达；关于教育家精神的抽象论述，是对日常显现的教育家精神之抽象表达。古往今来，无数教育家和优秀教师，在他们的身上所展现的教育家精神，被人们以叙事的方式讲述出来，成为人们称颂的对象。如下面的这个叙事，就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家精神：

范先生仲淹，字希文，吴县人。晏丞相殊请掌应天府学。先生常宿学中，训督有法，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往往潜至斋舍诘之，见有先寝者，诘之，其人给云适疲倦暂就枕耳，问未寝之时观何书，其人妄对，则取书问之，不能对，罚之。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①

在这样的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位教育家诲人不倦、乐教爱生的精神。这样的故事读来，可能要胜于讲述一堆大道理。正是通过叙事，教育家精神跃然纸上，使读者感染与鼓舞。实际上，无论是在我国古代教育家的轶事中还是在新时代教育家的回忆性叙事中，都可以感受到教育家的精神。当人们看到教育家李吉林先生自我叙述时，教育家身上所特有的精神状态，即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也就跃然于人们的眼前。李吉林先生为探索小学作文“提早起步、提高起点”，对自己的探索过程曾作如下的描述：

于是我常常独自一人去实地优选意想中的观察客体：学校周围的田野上、田埂上、小河边、树丛里都有我的身影，甚至为了孩子看日出，我半夜孤身一人，黎明前痴情地站在北濠桥上等待朝阳从天边升起……在我精心设计优选的情境中设计好方案，安排好观察程序，考虑好启发性的导语。我带孩子走出封闭的课堂……^②

以上叙事，虽然“精神”未着一字，但其行动背后所具有的精神已然显现在人们的面前。为了教育事业，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李吉林先生为此付出艰辛的劳动。精神并不独立存在，必须要有依附。真正起作用的精神，往往并不是由语言和概念来表达的精神，而是那些由行动所表现出来或通过叙事来打动人的情感的东西。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支撑教师前行的主观性的存在，各有不同的内涵，但教育家精神的承载形态则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当代，教育家精神总是以上述显现形态而呈现。随着教育家精神的实践表达和诗性表达，必然会出现教育家精神的理性表达。习近平总书记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总体性的宏愿出发，具体阐述了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独特内涵。这是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总概括和总论述，是对教育家精神实践形态的理论抽象。其核心要义，既是殷切期望，又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从精神的发展阶段来说，教育家精神有一个从实践的感性形态到叙事的诗性形态再到理论的理性形态的发展过程。精神源之于实践，源之于生活，源之于人们在生活中的奋斗和努力。正是在教育生活中，

① 李庚乾辑：《师鉴》，光绪二十六年（1900），成都刻本。

② 李吉林：《40年情境教育的创新之路》，中国教育新闻网，http://www.jyb.cn/rmtzgjsb/201812/t20181225_126959.html。

在教育实践中,教育家精神才得以形成。当教育家或优秀教师在其日常教育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状态成为人们心向往之的对象时,就会出现关于教育家精神的日常叙事。这种为社会所普遍称颂的教育家精神,又会引发理论的思考,进而在此基础上产生教育家精神理论表达之需要,这种理论化的需要促进教育家精神进入理性思维的层面,最后通过概念的形式而显现。由此我们看到教育家精神的发展阶段,即实践的教育家精神、叙事的教育家精神和理论的教育家精神。其中,理论的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家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随着教育家精神理论化承载形式的出现,实践又反过来呼唤教育家精神重新进入实践领域。教育家精神由此也开启了它引领和导向的使命。

二、教育家精神弘扬的实现环节

教育家精神之形成,是一个由实践到精神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由主观性精神状态逐渐发展成为理论抽象的客观化精神状态的过程。教育实践孕育并生发教育家精神。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支撑其不断努力的教育观念意识即精神状态。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在日常教育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意识、观念与思维,开始成为支配教师的普遍性的精神力量。在理性的作用下,人们意识到这个具有强大力量的精神性存在,并使其上升为抽象的表达,从而形成社会之总体的教育家精神。这一发展过程是教育家精神的客观化过程。人类社会的教育不仅立足于具体的精神存在,同时更需要在具体的精神存在基础上抽象出来的客观的精神存在。正是这个总体性的、客观化的教育家精神,发挥着对于教育实践的引导作用。

如果说教育家精神之形成是从实践到理论、从主观性的精神状态到客观化的精神状态,那么教育家精神之弘扬则是一个反向的过程,即从抽象的客观化的精神到具体的实践精神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通常包含四个环节,即精神的高度概括与抽象即概念化;精神的要义及其内涵阐释的理论化;概念化和理论化的精神转化为可感受可体验的教育家精神之叙事的具象化;体现教育家精神的典型人物和事迹之直观化。这是一个从抽象发展到具象的上升过程。没有这个精神的上升过程,教育家精神也就难以发挥其激励与引领的作用,从而也就难以显现其精神的感召力量。

首先是教育家精神的高度概括与抽象,即概念化。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都有其相应的教育家精神。这种教育家精神通常通过抽象的概念化而加以浓缩,以确立教育家精神的基本指向。这是一个总括性的环节,是对教育家精神的意义澄明和理性归纳,也是教育家精神的客观化环节。教育家精神的概念化需要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从教育的时代发展需要出发,提炼并高度概括出教育家精神基本要义,由此实现对未来社会教师的教育精神状态的呼唤与召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的论述,完成了教育家精神的总括性表达,使得教育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获得了其概念化的表达。这种概念化的表达是对具体实践中的教育精神之高度凝练与抽象,也是对中国传统师道文化之精华的归纳与总结。它提示全社会及全体教师,在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日常教育实践中都蕴含着教育家精神,同时也在提示教育工作者在其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应以教育家精神和自己切身努力,回应时代教育发展之需要,回应教育强国建设、教育现代化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之需要。

其次是教育家精神的理论化阐释。自教育家精神提出以来,教育理论界对教育家精神之要义和内涵进行了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和阐释。这些研究和阐释为教育实践者理解教育家精神提供了理论参照。教育家精神的基本要义通常是高度凝练、高度概括和高度抽象的。这种高度概括化的教育家精神如何转化为教师可理解的精神话语,其具体的内涵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在此基础上将理论的阐释转化为教育实践话语,以便于广大教师理解和把握。如育人智慧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要求,弘道追求之“道”的时代意涵。此外,教育家精神的理论阐释还涉及总括性概念所包含的教育家精神的具体要求、具体内容以及具体的指向。例如,“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尽管总括性的精神要义具有统一性,但其意涵在不同的教育阶段也会有所不同。因此,需要从理论上对教育家精神进行更为详细地阐述,以使

总括性的教育家精神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教育家精神的理论阐释，是教育家精神之弘扬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这个环节，人们对于高度抽象的教育家精神的概念内涵也就难以把握，也就使教育家精神的叙事性转换失去了支撑。

再次是教育家精神的叙事性转化。在理论阐释教育家精神内涵的基础上，将教育家精神赋予具体的意象，或者将教育实践中所展现出来的教育家精神附之以形象化叙事，使教育家精神获得鲜活的载体。教育家精神的叙事化工作，主要是赋予概念化的教育家精神以具象化的人或事，使抽象化的表达更加恰当地依附于具体形象。对于常人而言，由叙事而显现出来的精神总要比抽象的以道理来讲述的精神更为亲切。王国维在《教授法》中有关修身材料之选择时所提出的建议或许对这个环节的教育家精神之具象化有所启发。王国维指出，可用于修身的材料有两种：“一具体的事例，一抽象的格律也。前者包含日常偶发之事件、传说、人物传等，后者包含谚语、诗歌、格言等。”^①可以说，单纯的理论阐释教育家精神之内涵，对于涵养教育家精神是不充分的。理论内涵的阐释是教育家精神之涵养的必要条件，却并非充分条件。在精神内涵阐释的基础上，需辅之以具象的说明。具体的事例，包括抽象的格律，较之理论的阐述，都具有更易感知的形象性的特点，易于日常流传与理解。

最后是教育家精神的直观化显示。根据教育家精神的总括性要义、理论内涵及具象表达，确立体现教育家之精神的典型事迹和典型人物。教育家精神是时代精神在教育上的集中反映，体现出时代对于教育的独特性要求。教育家精神作为一个总体的概念，它在实践生活中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而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教育家精神的某个方面，而不一定是全部的精神内容。最能打动人的，往往是在学校教育生活中所呈现的一些典型的人物和事迹。黄大年、张桂梅、李吉林、于漪的事迹，还有那些在平常的教育生活中名不见经传、默默奉献的无数教师，其成长的过程、其敬业的精神、其奉献的品格，都是最能触发人们心弦的。一事有一事之精神，发生在学校教育生活中的日常事情，总会在不同的程度上体现出某种特定的精神。由鲜活的人和事而显现的教育家精神更具有引领的意义和价值。直观化显现与叙事性表达，就通过话语来显示教育家精神这一点来看，乃具有精神显现的共通性。然而，在直观的显现一面，后者的话语叙事已经不再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发挥教育家精神引领作用，需要将单纯抽象的教育家精神转化为可理解、可感受、可把握的精神承载形态。这种转换之所以必须，根本的原因在于，教育家精神的每一发展阶段，都有其精神引领的内在局限性。理论的兴趣往往只限于少部分教师。对于那些绝大多数没有理论兴趣的人来说，抽象的概念化表达的教育家精神是难以发挥精神引领作用的。诗性的叙事尽管能打动人，能激发人们的向往，但因无理论的论述而使得诗性叙事往往弱于精神引领的指向性。受时空的限制，呈现教育家之精神的实践者，其精神所表现的形态往往只能为少数人所直观。这种只能为少数人所直观的教育家精神，其力量所及，会在时空的约束中受到限制。因此，任何单一的维度都难以实现教育家精神的真正的引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四个环节须以一定顺序展开。精神引领的四个环节须根据精神引领的实际需要来确定其展开的开端，既可以从理解理论内涵开始，辅之以具体典型人物和具体事迹，也可以反其序而行之。

三、教育家精神的弘扬之道

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全体教师专业发展，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本要求。弘扬教育家精神，关键在于使社会客观化的精神转化为教师个体的精神追求，从而实现精神引领实践的价值。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坚持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引导广大教师坚定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陶冶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涵养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秉持勤学笃

^① 王国维述，郭国义编校：《王国维早期讲义三种》，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41页。

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勤修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树立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践行教师群体共同价值追求。”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要在涵养教育家精神,践行教育家精神。

所谓弘扬教育家精神,就是引导广大教师将教育家精神转化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其前提是教师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领悟与把握。没有教师对教育家精神之理解、领悟与把握,也就不会有教育家精神的引领作用之发挥。从实践涵养的角度来看,客观化的教育家精神内化为教师个体的主观的精神力量,则面临教育家精神之承载形式的阻碍。具体表现为:实践的感性形态的教育家精神因缺乏概念的表达而失去精神指向的价值;叙事形态的教育家精神因其凸显情感的作用,而难以让实践者把握教育家精神之要义;理论形态的教育家精神又因为过于抽象而难以引起教师的兴趣,难以为教师所把握。人类社会的教育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向我们提示了精神涵养之道的可能路径,有助于启发我们去探寻教育家精神的涵养之道。因此,需要根据教师的精神状态和精神面貌,多维并进,多措并举,将理论阐释的教育家精神转化为教师内在的精神力量。

一是通过理论的论证来把握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要义和基本内涵。作为教师,不仅知道自己是作为教师,而且他还必须知道,他应成为什么样的教师,以及真正的教师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精神追求。在精神的意义上,教师的专业成长,恰恰是摆脱习见的束缚,而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视为自己的自觉追求。他持有一种普遍的信念,相信通过他的教育工作,能够实现他的育人追求,能够实现学生的人格完善。正是教师所持有的教育信念,使得教师形成了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而这些恰恰需要借助于教育家精神的理论表达。如何将教育家精神的理论内涵介绍给普通教师,发挥教育家精神的引领、弘扬和激励作用,是教育家精神培育涵养的一个现实课题。掌握教育家精神的理论内涵,化教育家精神为高尚师德,化教育家精神为育人智慧,乃涉及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认知。没有这个理解和认知,也就难以实现教育家精神引领之指向。专题报告、理论学习、经典阅读等,都是教育家精神理论论证的基本形式。由于教育家精神理论论证呈现出话语上的抽象性,因此就需要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论内涵进行话语转换,将理论的话语转化为教师喜闻乐见的实践话语,以便于广大教师去理解和把握。通过理论内涵的阐述来弘扬教育家精神,适合各类教师培训所设计的专题报告。通过概念化的表达以及理论论证的方式,使教师认识到涵养教育家精神之于教师个体、之于儿童发展、之于国家和民族未来之意义,确立教师对于教育家精神之悦纳。正是在理论的论证中,教师由此认识到教育家精神并不为教育家所独有,而是在每个教师身上都会展现的精神特质。通过理论的论证使教师认识到,涵养教育家精神,并不意味着教师就一定能够成为教育家,但每个老师可以成为自己心目中的教育家。通过理论的论证还可使教师认识到教育家精神的应有之义、根本要义,以及教育家精神之于儿童健康发展的不可或缺性。理论的论证是抽象的,却往往是不可或缺的。

二是通过教育家精神的日常叙事理解教育精神的具体承载。理性的认识是否能够转化为精神的力量,从而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仍然是一个未定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单纯的理性认识,可能转化为技术的操作,却未必能够转化为教育实践中的恒常行动。人们的行动一方面受制于其理性认识,另一方面也总是与其情感的因素相关联。正是因为情感的加持,理性的认识就会因此导入具体的行动。在《阿威罗伊论〈王制〉》一书中,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阿威罗伊提出理论学问的诗性教化,就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阿威罗伊认为,除了理性的教化方式外,还有一种重要的教化文化,即诗性的教化方式。前者指向对理论有兴趣的少数人,后者则指向多数人,主要是通过修辞的和诗性的论证将理论学问介绍给普通人。^①近代德国思想家莱辛在《关于悲剧的通讯》中也提出市民教化问题,认为应诉诸同情,通过以情感人来教化普通市民,从而实现教人向善之目的。^②我国古代的诗教传统也向我们提示了叙事教化之逻辑,如朱熹在《诗集传》中就说:“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

① [阿拉伯]阿威罗伊著,刘舒译:《阿威罗伊论〈王制〉》,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8页。

② [德]莱辛著,朱雁冰译:《关于悲剧的通讯》,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31-39页。

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①尽管朱熹所论之诗乃指《诗经》，但于此仍然能够看到诗性叙事所独具的教化功能。

我国丰富而厚实的师道文化，为教育家精神之涵养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精神资源。历史上的教育家故事也是叙事性教化的重要内容。通过传统的叙事，也能够很好地实现教育家精神的历史传承。须知，教育家精神植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如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这些理念为教育家精神奠定了基础。历代教育家如孔子、朱熹、王阳明等人的教育实践与思想，还有无数潜心教书育人的教育家，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经验，推动教育家精神不断演进。这里试举一例以说明之：

胡先生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诸生才业各异，要皆醇厚，修饰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不问可知为瑗弟子也。有番禺人遣子重赏就学。其子儇宕尽靡所费，病几殆，适父至，携以谒瑗，言其故。瑗曰：“是宜先警其心。”乃授以一帙，其子视之，则《素问》也。读未及竟，惴惴然痛自悔责。瑗乃召而教之，曰：“知爱身则可以修身。”自今以往，其洗心向道，圣人

不贵无过，而贵改过，无怀昔悔，第勉新业。其人既颖脱，感奋益自力，竟登上第。^②

胡瑗是北宋时的教育家。这个记载以生动的故事向人们讲述了胡瑗在面对一个被社会视为不可教的青年之受教转化的育人智慧，使得现代教育的可教性理念得到了最生动的阐释。胡瑗作为人师之精神在故事的讲述中表现出来，成为激发后进者之效仿的精神动力。

叙事性教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理性的涵养之道。这需要结合实际的情况，根据教师的要求以及教师队伍建设的需要，在采取理性涵养之道的同时，更加注重诗性的叙事教化之道，并将多种涵养之道有机结合起来。尽管新时代的教师已经不是莱辛笔下的俗众，并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也拥有理性推理的能力，然而亦不得不承认，日常教育事务的繁忙，以及心灵无闲驻足的实践境况，使得教师在应用其推理能力时，面临着现实的制约。通过理性的方式来掌握教育家精神那些高度抽象的要义，需要教师暂停行动，需要教师拥有将抽象的概念与具体的事物联结起来的智慧。无论如何，对于繁忙中的教师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过高的要求。相比较而言，诗性的或修辞的教化之道，因其能打动教师而更有效。通过诗性的或修辞的日常叙事来弘扬教育家精神，在于其能够在具体的叙事中激发教师动情，从而将教育家精神内化为思想意识。特别是当代教育家和优秀教师在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教育家精神，往往更能够打动人，更能够给人以最直接的感悟与体认。体现在他们身上的教育家精神并不是空洞的概念和命题，而是由具体的事情所构成的教育人生。我们可以在当代人民教育家身上所发生的事迹中体悟教育家精神，也可以在那些名气不那么响亮的教育者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中感受教育家之精神。教育家的叙事，是教育家精神的最直接的体现。

三是通过教育实践来实现教育家精神的自我体认。教育家精神的自我体认，核心是要不断地躬身实践，自我反思，从而将教育发展的外在的趋势化为自己行动的精神力量。自我体认并不只是对于外部事物的认识，更是知行的统一。有了关于教育家精神之内涵的把握，却不去实践，不在自己的教育教学中实际践行，那么这样的认识于实践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③实践体认，要在将所理解把握的教育家精神落实到行动之中。教育家精神既是总括性的概念性表达，也是叙事的修辞性表达，更是教师个体在教育教学中的实践性表达。因此，充分地利用身边教师所发生的事情，

① [宋]朱熹撰，赵长征点校：《诗集传》，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页。

② 李庚乾辑：《师鉴》，光绪二十六年（1900），成都刻本。

③ [明]王阳明：《答顾东桥书》，载孟宪承选编，孙培青注释：《中国古代教育文选》（第三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来显现事务之中的教育家精神,是涵养教育家精神最切实也是最便捷之道。的确,每一个学校总有一批敬业、爱生、勤奋的教师。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为名利,只是为着学生发展的一切。他们总是在这一方面或另外一方面体现出教育家的精神,展现出新时代教师最令人赞赏的品质。实际上,即便是那些最伟大的教育家,最为社会所称颂的优秀教师,他们身上所展现的教育家精神,也是具体体现在平凡的教育生活之中。平凡、执着与坚持,铸就了他们的教育成就,也显现出他们的教育家精神。帕斯卡尔说:“人们通常总是被自己亲身所发现的道理说服,更甚于被别人精神里所想到的道理说服。”^①实践体认乃是涵养教育家精神的基本途径。他们是弘扬教育家精神的最直接的对象和榜样。讲好身边教育家精神的故事,并将所见所闻转化为教师的所知所感,在一人一事的精神体认中,实现对教育家精神的真切理解和认识。

四是通过内源性成长来重建精神世界。教师队伍建设若仅依赖制度要求、考核指标或短期培训,即依赖于外部力量的注入来推动发展,那就会形成教师对于专业发展的消极反应,从而使其精神世界萎缩。外部力量的注入只是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依赖外部指令,如行政命令、评比考核、专题培训等,会导致教师形成对专业成长的被动响应模式。其结果可能是,教师会在遵循教育理念与旧教育经验之间产生冲突,在重复性事务中消耗创造性解决教育实践问题的认知资源,以及技术变革带来的适应性障碍。因此,有效的教师队伍建设需要唤醒教师的专业发展自觉,通过内源性成长来重建其精神世界。内源性成长的本质,就是教师对自身“精神操作系统”的重构——通过改变教育实践逻辑,实现认知、情感与行动的系统性变革,最终获得持续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动力。首先,在认知层面,不断地反思日常教学行为,从而探寻支配教师日常教学行为的认知结构,发现“自发意识”背后的背景性知识。其次,在情感层面,可以通过微观问题的教育教学研究以及教学创新来激发积极的情绪体验,通过撰写与教育教学有关的“心性日记”,记录处理日常教育事件时的心理波动,逐步提升情绪管理能力。最后,在实践层面,需从“技术训练”走向“心性涵养”。心性涵养是内源性成长的深层滋养。它指向教师精神世界的沉潜、修持与沉淀,是应对教育复杂性的内在力量,是教育智慧的发展之源。心性涵养的关键是要在“事上存养”,如在所观察到的混乱中保持觉知以区分“问题”与“现象”,又如在展开行动时延迟判断,悬置情绪和先见,通过对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反思来阐释其意义,然后启动理性的判断,最后展开行动。通过内源性成长来重建精神世界,可以让教师在功利主义裹挟中依然能保持精神的挺立,以内在的丰盈照亮教育的幽微之境。

社会及其教育发展造就了教师的时代精神状况,这种精神状况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的论述中得到了最明确的阐发。阐发出来的教育家精神内涵,须转化为教师的内在追求,才会促使教师形成一种专业成长的动力。因此,从教育家精神引领出发,则需要一个教育家精神的上升环节,这个上升环节既要有教育家精神的理论内涵之理解和把握,也要借助教育家精神的叙事性表达形成对教育家精神之感悟,还要有教师的实践反思来实现对教育家精神之体认,更需要通过内源性成长来重建教师的精神世界。正是通过多维并进、多措并举,教育家精神的理论命题才真正转化为教师的生命意识和实践自觉。

责任编辑:钱果长

^① [法] 帕斯卡尔著,何兆武译:《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页。